

他算计好一切
却唯独没有算到
会喜欢上她

ZHUO ZHUO
TAOHUA
LIANG

灼灼花凉

沈渡，你若逃到山中，
我便平掉所有山石，
你若逃到水里，
我便填平所有江河。

一段凄美迷离的
奇幻异世之恋

她乔装小道姑摆摊算命

前尘镜中看尽痴心，却不知自己亦是镜中人

SI
YUE
CHU
YI
WORKS

四月初一
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灼灼桃花凉

ZHUO ZHUO
TAOHUA
LIANG

SI
YUE
CHU
YI
WORKS

四月初一
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灼灼桃花凉 / 四月初一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11
ISBN 978-7-5500-2499-1

I. ①灼… II. ①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8934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灼灼桃花凉
作 者 四月初一
出 版 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王俊琴
特约编辑 伍 利
装帧设计 Insect
封面绘制 小 夏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51千字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499-1
定 价 32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44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

※
楔子
/001/

序章
/003/

初·狼血印
万里江山不及她
/026/

次·招引琴
恨若渴，忆茫茫
/083/
※



目录

※

再·玲珑石

红妆十里，南柯一梦

/189/

终·流光剑

伤心桥下，惊鸿照影

/263/

尾·美人心

此生有你，无忧无求

/276/

※

九重宫闱深深，她每踏出一步，心便沉一分。当她看到榻上面容苍白的女子时，她知道，自己的病或许治不好了。

像是早就预料到，她似乎并不惊讶，只是淡淡地将目光从榻上绝色女子的苍白脸上移开，回头对上贺连齐的眼。

那双凝了她千遍万遍的眼，当初她为何没有看出，原来他只是透过她在看另外一个人。

“阿澈，救救她。”他的声音难得有丝紧张，无数次面对危险境遇，他连眉峰都不皱一下，竟然也会紧张。

她微微敛目，像是极力思索，良久，唇边竟漾起一丝笑：“我可以救她，可你用什么东西来换。你知道的，我从不白白救人。”

这真是一个难题，他身上的两件圣物尽数给了她，当真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她交换了。

屋子里静得只能听到榻上女子因痛苦发出的细微呻吟，良久，他像是下定决心似的，一字一字地吐出她曾梦了千百遍的画面——

“你不是想看塞外的落雪和江南的烟雨吗？阿澈，救了她，我们就远走高飞。”

她笑，这也许是她听过最动听的谎言。可谁让她是沈澈，谁让国师曾预言说她活不过十八岁，谁让能救他未过门妻子的，只有她。

只因为她跟她长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脸。

他陪在她身边这样久，久到连她都相信，也许上天并非薄情寡义，将他带至她身边，过去受的种种苦难都算不得什么。可这一切，竟都是哄她去救榻上的这女子。

她伸手覆在眼睛上，像是在遮窗棂投下来的刺目阳光：“你想救她，直接告诉我就好，何必这样大费周章。”

他皱眉似乎想说什么，却被她打断：“我可以救她。只是你以后看到她的脸，会不会想到我？”

他愣在原地，却见她已经转身离开。日影斑驳，她一步一步沿着石阶踏出压抑的殿内，像是从没有走得这么稳当：“我会救她，只是贺连齐，我在宫中的这些日子，能不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？”

她见到祁颜时正逢十日后的血月，她淡淡地同他说起要救一个人，语气无关紧要得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。

祁颜破天荒地没有训斥她，只是本该温柔的眸色此刻却深如寒潭：“阿澈，你该知道，六件圣器百年才开启一次。若是救了她，就再没有办法救你自己。”

她抬眼望向天边朦胧月色，半晌，淡淡道：“他既不爱我，那便让另一个我去爱他吧。”



序章

ZHUO ZHUO
TAOHUA
LIANG

在鬼街待久了的人，许是会听到这样一桩算不得传说的传说：有女沈氏名澈，无人知其来处，亦无人知其身世，只听闻其能救人于膏肓，夺人于阎王殿前。

换言之，只要人没死或是没死透，这位名为沈澈的女子便能将他救回来。

面前两个耕农打扮的男子说起这些的时候，我正嚼着隔壁王大娘卖给我的包子，听着他们言语之间把沈澈吹嘘成一个九天下凡的仙女，随手正了正头上有些歪斜的道冠，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。

其实我来大燕才不过半年，已经在三天之内第四回听到关于沈澈的传言。可见这名声，传得有多快。

几人走远，王大娘才拍了拍沾满面粉的手，做贼似的凑过来，紧张地道：“沈姑，这位道姑，我家儿子的病，烦请您什么时候再去看一看。”

王大娘家的儿子有咳血之症，我初到大燕时无意间在城郊十里外将他救下，把他送回家后随手写了平日里自己用的药方。煎药服下之后，咳嗽果然好了些，王大娘便千恩万谢直呼我高人。许是觉得这样的称呼用在一个小姑娘身上并不贴切，连唤了三四天之后，她才小心翼翼地问我姓名。

过去的十六年，寻常人都唤我帝姬，父王母后一并几个兄长胞姐唤我一声阿澈，还着实没有遇到过自报姓名的时候，就随口回了

句——沈澈，这才回想起来大燕之前师父嘱咐我不可以真名示人。但
我又觉得这没什么，毕竟在陌生的镜中世界并没有人认识我。可不出
一月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我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摆摊算命的，这
个摊位恰好就在王大娘的包子铺旁边。

此时，对上她救子心切的殷切目光，我犹豫道：“不到病人膏
肓，我是看不了的。”这是我曾跟她说过的话。

可能自古高人都有怪癖，听到我这样说，王大娘倒是没再说什么，
只是讪讪地回到蒸笼前，自顾自嘟哝：“沈姑娘本事这般大，在
镇上开个医馆岂不是更好。在鬼街摆摊算卦，一日能挣几个钱？”

我刚想说若我真大张旗鼓地开一个医馆，一传十传百，乡里
乡亲伤风头痛都来我这里看病，那我也就不用在这镇上混了。

话未出口，喉咙里又涌起一阵腥甜，我咳嗽一阵，赶紧吞了两
口包子咽下。对上王大娘疑惑的目光，我掩了掩嘴，笑嘻嘻地答她：
“这是，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
因着旧疾复发，今日收摊便早了些。临走之前，王大娘又拿油布
多包了几个包子，塞到我怀中：“听说道姑近日收了徒弟，这些带回
去给他吧。”

我看着怀中的油布包有些愣神。

徒弟这回事，着实说来话长。

其实我并没有传言里那样神乎其神，我能救的只有将死之人也是
句句属实，只因我救人的手段与寻常大夫有些不同。

我本不是大燕人，甚至不属于这块大陆。我来自另一个尘世，那
里有一统五湖四海的大国——大周。生为皇室中最小的帝姬，自幼父
王母后便多疼爱我一些，只因我出生时国师曾替我占过一卦，说我命
格有异，生来注定命不好，也许活不过十八岁。

生在帝王家还被预言命不好，相信这是一件很损皇室颜面的事。
父王很是震怒，一气之下将当时的国师关入地牢。

但我满月时寝殿无故失火，三个月时险些落水，一岁时收到一碗有毒的羹汤，听说那原是罪妃害我母后的，不知为何会转到看护我的奶娘手里。

父王终于率文武百官，亲自从地牢把国师迎出来，并且官复原职，客气询问如何才能破解我的命数。

国师也很为难，抚着长须思索半晌，才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唯一的办法，只能对帝姬多加照看。”

“多加照看”有许多种理解方法，而父王的理解是将我寝殿的侍卫和宫女增加了一倍，比将要继承父王之位的哥哥还多。

我不知道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，只知道兄长姊妹经常微服出宫，只有我时常微服但还没有出宫就被请回寝殿。为了安抚我，父王倒是会时时赏赐我些不寻常的小玩意儿——镂空的玉葫芦、会学人说话的鹦鹉等等，羡慕了我的那些长姊。

若是非要让我对这桩事情作出评价，我只能说，那时的我，痛并快乐着。

后来，国师送我一个玉盘，嘱咐我玉不离身方可无忧。

我将那雕得极为精细的玉盘摊在手中，日光投下来，映出其中浅浅的玉痕。玉质倒是通透，只是同样的物件在国库中也能一下寻出两三样，珍贵固然，却谈不上稀奇。

那时我才十二岁，并不知道这玉盘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用处。可自从配上它之后，倒真没有再出什么意外。

四年后，恰逢中秋月圆家宴。依稀记得，那晚的月亮又圆又亮，我独自一人在八角凉亭里撑着腮醒酒，偶有风过飘来阵阵月桂花香。花香夹杂着酒香最是醉人，几乎快要睡着之时，眼前蓦然现出一阵耀眼的白光，还未等我清醒过来就已经失去意识。神思恍惚之际，我蓦然想到，这道白光似乎来自国师送我的那个——传说能保我性命的玉盘。

当我再有意识的时候，却是站在陌生的大街上。

耳畔隐隐有缥缈的声音传来，像是隔着万重山水——

“大千世界有无数凡尘，称作镜中世界。大周是其中一处，而你身在的是另一处。青玉命盘便是连通各个尘世的圣物。”

这另一处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，他并没有说清楚。而我此时唯一关心的，是如何才能回到大周，以及回去之后要如何去找已经告老还乡的国师算账。

这处街景倒是繁华，行人的衣着也同大周别无二致，道边几株木荷开得正好，我却无心欣赏，只抱着酒壶站在宽阔街道中足足立了半个时辰，也不见再有什么异动。

我铆足力气回想，最后的记忆却停留在玉盘上绽出的耀眼白光。我思索良久，把怀中的玉盘或捏或揉或捧或抱都没有半点反应。

我又琢磨，想要回去或许得在夜里，当天夜里还特意找到一处凉亭，可玉盘却再无生气。

我整整在不知名的地方待了三日，第三日清晨，正当我打算出城再试试别的办法时，忽见城门口丈高的告示牌前围着许多人。

其实我并不喜欢凑热闹，可想来我一时半会儿也是回不去的，就凑上去看了看。奈何看热闹的人着实太多，我探头看了半晌，也只能看到宣纸的一角仍有未干的墨迹。

人头攒动，看热闹的心情登时消了大半。我转身欲走，忽听挡在我身前的一人道：“世子广发名帖请遍名医，是为了救谁？”

另一个道：“听说是陛下旧部的遗孤，后来还被封了帝姬。自幼与世子可是青梅竹马……”只见远处走来一队巡逻侍卫，说话之人又清清嗓子，扯一把身边人的袖子，“咳，皇室之事又岂是我等可揣度的。走走走，我请你去喝酒。”

宫廷秘辛向来是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，在大周的时候，今日谁同谁互许终身，明日谁又同谁反目成仇，我多半都是在市井上

听到的。

一听到“帝姬”两个字，我的兴趣又被提了起来。

待围观的人群三三两两离开后，我才看清告示上的内容。大概因为时间紧迫，告示写得很是着急，结尾的地方一勾一画像要飞起来似的。内容约莫是说有一位帝姬重病，张榜以相请名医，无论是否世家出身都可以一试。

除了名医，同时还要寻一个青玉做的命盘。

又有人疑惑道：“救人和寻玉盘，这二者之间可有什么关系？”

有人小声接道：“听说这玉盘能救那位帝姬的命。”

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又看向告示的末端，那里似乎配着一幅画。我仰头努力辨认一阵，心口蓦然一阵狂跳。

这玉盘，真是眼熟得不能再眼熟。

眼看日头逐渐升起来，城门口的人也越聚越多。我几步走到人群僻静处，低头瞧了眼自打来到这里之后就从不离身的罪魁祸首，头一遭觉得父王嘱咐我出宫带着侍卫何其重要。

人命关天，究竟要不要将玉盘交出去成为我那几天的一块心病。并不是我贪财，而是这玉盘是我回到宫中的唯一办法，若是将它拱手相让，估摸着我这辈子都无法回到大周。

一块玉能救人性命，从前的我必定是不信的。可如今它竟将我带到别的世界，就由不得我不信了。

眼下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一探究竟。能说出这玉盘可以救那位帝姬的人，或许也会知道如何让我回到大周。

于是，我又多待了两日，多番打听，这才知道传言似乎出自城东郊外十里清华寺的一位住持口中。

清华寺依山而建，赤色斑驳的朱门前植着重重松柏，时节才入初秋却有莫名的冷意。有灰袍僧人半弯着腰清扫石阶上的落叶，我将盖

住大半边脸的兜帽压得更低，低声问道：“请问住持现下在何处？”

我本以为这位住持定是位避世高人，已经做好三顾茅庐四顾就直接在寺院打地铺的准备。可没想到这位高人竟还兼着在前院做扫地僧的职位。

住持缓缓直起腰，在看到我时分明愣了一愣。还没等我说出来意，他已先将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，只闭眼摇头念出两个字：“孽缘。”

我被这话说得云里雾里，正待再询问清楚时，寺院中不知从哪里涌出来许多身穿铠甲的士兵，手执长矛长剑，齐刷刷地指向我。

明晃晃的铁器晃得我一阵头晕眼花，我错愕地看向住持，他面露不忍之色，又低声重复一句：“这位女施主，你来到此处实属孽缘，如此做法并非老僧所愿，施主莫怪。”

我这才知道自己被诓了。原来是住持下了个套让我往里钻，估摸着是为了我手中的这件圣物。

活这么大别的没见过，就是大阵仗见得不少。我沉沉地吸口气，向着领头的侍卫柔声问道：“不知小女子犯了何事，竟惹得将军这般动怒？”

其实看打扮他最多是个侍卫头头，被称作将军一定很高兴。果不其然，当身后的侍卫冲上前想要将我绑了的时候，他掩着嘴角干咳两声，继而一脸严肃道：“一切等世子来后再做定夺。”

我不知道他们口中的世子是谁，估摸着就是今日发下告示的人。若是真等着他来，我怀里的这件宝贝一定留不住。

可恨父王请先生教我琴棋书画，单单没有教我武艺。

山寺晨间微寒，我裹紧了披风想着如何才能逃命。待否定了第五种方案时，远处忽见一顶软轿缓缓而来。

鹅黄的轿顶，宝蓝的轿帘，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气氛里，极为不和谐地落在敞开的山门前。

脑海里飘过的第一桩想法，并不是侍卫口中的世子来得也太快了，而是堂堂世子并不像我的那几位哥哥一样驾马飞驰而来，竟然坐着软轿！

轿夫在山门口堪堪停住，侍卫们纷纷露出畏惧之色，为首的那位竟还往我身后缩了缩。

我有些不大理解为何他们竟会如此惧怕，难不成他们的世子是位凶狠险恶之人？然而，还未等我想得透彻，忽见宝蓝色的轿帘半掀开来，只露出半截修长的手指，一道声音冷冷淡淡响起来：“二哥命你们在此，是有何事？”

回答他的是侍卫们齐齐单膝跪地的窸窣之声。远处有薄薄雾霭遮住日光，过了许久，领头侍卫才小声问安：“五世子。”

五世子却仿佛没有听到，用闲话家常般的语调说道：“二哥为了一个女子便这样大费周章，若是日后继承王位，国家岂不是也要毁在他手中。”

领头侍卫露出为难神色，刚刚气势威严的侍卫头颅低垂，竟没有一人敢答话。

须臾，帘子里传来一声极低的轻笑：“既是这样，这女子，本世子便带走了。”

领头侍卫猛地抬头，握着剑柄的手紧了紧，急道：“五世子，二世子吩咐属下若不将她带回去，便要属下提头来见。还请五世子不要为难。”

话未说完，已被堪堪打断。这位五世子空有一副好嗓子，似乎是带着笑的，说出的话却是冷得瘆人：“你的头，与我有何关系？”

忽然，软轿后涌出许多执剑侍卫，将围着我的侍卫又重新团团围住了。

来到陌生的国度短短几日，却让我见到一出争嫡夺位的好戏。

自幼我便痛恨宫廷内斗，可从没有一次像今日这样感谢内斗。两面交战，我眼看着周围的守卫逐渐松懈，脚底抹油准备趁乱逃走，却恰好被不知哪一方的侍卫看到，挥着长刀向我冲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她要逃了，快捉住她！”

避之不及，这一刀堪堪划伤了小臂，我惊呼一声，眼见血线蜿蜒，黏稠的触感滑过手心，始终被我攥在手里的玉盘顿时白光大盛。模糊中，我似乎看到软轿中的男子飞身而出，还未到我面前我已经晕了过去。

我再一次睁眼的地方，好巧不巧，是父王书房的前院。

失踪六日，父王母后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。当我在殿中讲述这几日在其他尘世的境遇时，父王眉心隐隐暴起青筋，还未等我说完，他已经猛地挥舞着宽大的袖袍拍向龙椅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阿澈，平日我只当你贪玩些，可如今你竟学会说谎了。”

我恭敬叩首：“父王，儿臣并未说一句假话。”

可父王又怎会相信，回头想想，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也必不会信。可他却断定我在说假话，君主面前又岂可儿戏，父王当即大怒，便要命人将我带去教养嬷嬷那处动用家法。

动家法事小，丢了面子事大。平日里因父王对我多些宠爱而对我冷眼相待的胞姐们，此时都露出一副看好戏的模样来。

母后拖着坠地的裙摆踉跄地从高台上奔下来跪在我面前，一手护在我身前，眼中有盈盈泪光：“陛下知道阿澈不比其他帝姬，便是贪玩些也是有的，若是真的动家法，阿澈她哪里吃得这苦。”

父王铁青着脸没有说话，母后又扯着我的衣袖：“阿澈，你就跟父王说你错了，好不好？”

我咬着下唇不应声。

传言我们沈家风骨颇硬，当年父王遭藩王陷害，硬生生挨了皇爷

爷三十军棍，被打断两根肋骨哼都没有哼一声。再回眼看看如今我的境况，我想这可能是遗传。

父王怒，母后悲，眼看一场意外最终要以我见血收场，却是后来赶来的祁颜将父王拦了下来。当年他还并非我的师父，只是燕国最年轻的国师。我从前素来是瞧不上他的，因我一直很不理解他空有一身好武艺，为何不去领兵打仗，而要当什么劳什子国师。

而令我更加想不通的是，为何父王会将五行八卦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他捧得高高在上，却不愿相信亲生女儿能够在机缘巧合之下去往其他尘世。

祁颜把玩了青玉盘很久，之后才神色凝重道：“帝姬，为了避免再生事端，请将玉盘交由微臣保管。”

虽然就地位而言，他对我确实该自称一声臣，可平日里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似乎瞧谁一眼都是万般恩赐。如今他这话说得万分严肃，一双修长眉眼定定地看着泛着墨绿光泽的玉盘，那本该风姿凉薄的身形认真起来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我很没出息地点了头，将那害得我险些受了家法的玉盘交给他，生怕它再惹出什么事端来。亏得前一任国师还说，它能救我性命。

看来对于未知的事物，每个人都会有莫名的恐惧。

许是当时只他一人相信我，自那之后，我跟师父也格外亲近些。

十六岁那年冬天，边境小国作乱，前线战事胶着。虽以大周的国力并不足为惧，可素来贤德的母后仍是禁了礼乐笙歌，许久不曾热闹的宫中更像是冬眠一般沉寂。

我趴在窗格子上看庭院中一片白茫茫的落雪，几只寒鸦落在干枯树枝上，“啪嚓”一声脆响，才觉出些生气。

侍女捧上插着红梅的白釉瓷瓶，俯身对我道：“帝姬，是国师送来的。”

我素来爱这些鲜活事物，只因宫廷生活着实无趣。红梅开得甚是

欢喜，我着手边的热茶饮了一口，刚想让侍女服侍我梳头，打算亲自去园中赏梅，喉头蓦然一阵腥甜。

鲜红的血滴和着茶渍喷在雪白衣角，颇有几分刺眼的意味。我望着星星点点的红愣了好一会儿神，才被侍女一声尖叫唤回意识：“帝姬，您……您……”

我的咳血之症便是发在那年冬天，太医院所有御医都前来会诊，逐个把完脉之后却无一人敢开药方，齐齐跪在地上抖得像筛糠一般。父王震怒，隔了院判的职，花重金广邀天下名医，只要将我的咳血之症治好，便赏金千两封官加爵。

此帖一出，是引来不少能人异士，却无人见过与我相同的病症。

我日日饮着一碗碗苦涩的药汁，病情并不见好转。

我不由得想起玉盘将我带去的异世，想起同样病重的那位帝姬。在重重宫闱中，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在本该最美丽的年纪，寂寞地等待着不知何时会来临的死亡。

太医和侍女对我始终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姿态，好像我是一个极易被打碎的瓷娃娃。也只有母后从不把我看作生病的帝姬，她每次来时都会在榻上拥着我，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发梢：“阿澈，我苦命的女儿。”

我总是笑着宽慰她：“母后，开春了我陪您去琼山上赏花。”

然现实却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。

咳血的次数越发频繁，身子也越发孱弱，有时候一句话说不完整都会被急促的咳嗽打断。太医院送来的药始终维持在一种味道，只因换遍了药方从来都是只治标不治本。

放弃希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虽然我尝遍了世间的幸与不幸，可察觉到生命每一日都流逝一些，还是无法坦然面对。

哥哥们还未与我同去塞外赛马，嬷嬷还没有教会我女红刺绣，我